

东亚·思文丛书

小说翻译与文化建构

——以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为视角

王志松 著

小说翻译与 文化建构

以中日比较
文学研究为视角

王志松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翻译与文化建构:以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为视角/王志松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9

(东亚·思文丛书)

ISBN 978-7-302-26456-9

I. ①小… II. ①王… III. ①日语—小说—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046
②H3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5571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王秀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230

印 张:15

字 数:196 千字

版 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29.00 元

产品编号:043562-01

本书以若干个案为例，将汉译日本近现代文学和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形成问题置于东亚文化场域之中进行讨论，既关注中国的主体文化对翻译行为的操控性，也注重汉译日本近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并剖析了日本近现代文学形成过程中汉文学要素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单向度的影响研究模式。

“东亚·思文丛书”学术委员会

学术咨议	王晓秋	严绍璦	叶渭渠	汪 晖	刘 禾
学术委员	陈力卫	秦 岚	董炳月	韩东育	林少阳
	刘建辉	刘晓峰	马庆洲	孟 悦	王 成
	王志松	王中忱	许金龙	于治中	赵京华
执行编委	王中忱	林少阳	刘晓峰		
编辑助理	崔 琦				

“东亚·思文丛书”缘起

本丛书拟选择国内外当代学者有关“东亚”的思想、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陆续刊行。“思文”者，既含思想文化之意，也含思考“文”之意。我们重新启用“文”这一称谓，自然是不想以某一学科为限界，而是期盼有新作可以反思近代学科制度、突破百年来形成的窠臼。

我们深知，“东亚”也是近代的产物，它首先来自他者的命名，反映了西方从“中心”远眺“边缘”的想象。在十九世纪兴起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洋文明和资本主义挟坚船利炮骎骎君临，我们被抛进一个被称为“现代”的秩序。在现代性的光晕下，我们接受了某种线性进化论式的时间/历史想象，也接受了“东亚”的空间概念。在这一线性上升阶段中，“东亚”被定位为幼年时代，被视为某种童蒙的隐喻。同时，眩目于“西方”这一新的普遍性，我们也开始想象、构筑“我们”的“西方”。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这其实也是我们构筑“东亚”的开始——对他者的认识与自我的建构往往是同一回事。而重审这一空间概念以及其间喧嚣的话语，叩问其中所蕴含的制度性和权力性，是本丛书的关心所在。

当然，何谓“东亚”，也不是这篇短短的“缘起”所能回答的。以今日的视点观之，一个封闭的、自在自明的“东亚”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某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性的历史命名。因此，我们无意去构筑某种本质性的“东亚”。本丛书意在从学术的角度展示“东亚”的复杂性。“东亚”是我们思考的场所，也是我们反思的对象。相对于近代以来建立的各种意识形态框架，重新审视现代性，以建立一种开放、多元、包容的和伦理的“文”，是我们的拳拳期盼。

丛书以专家匿名评审方式选择书稿，并聘请若干专家参与审稿工作。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香港实业家陈君实先生的鼎力支持。

目 次

“小说”：词语翻译与现代概念的形成（代序） 1

政治小说翻译与国民国家建构

近代报刊与日本政治小说的传播

——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35

文体的选择与创造

——论梁启超的小说翻译文体对晚清翻译界
的影响 45

析《十五小豪杰》的“豪杰译”

——兼论章回白话小说体与晚清翻译小说的
连载问题 54

李伯元和《前本经国美谈新戏》 63

被翻译的现代主义

文体与思想：新感觉文学在中国二三十

年代的翻译与接受 75

翻译与创作：刘呐鸥的新感觉小说 93

川端康成与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派文学 108

翻译的文化越境

翻译、解读与文化的越境

——析“林译”村上文学 127

90年代出版业市场化和情色描写

——与日本翻译文学的关系 139

透视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的大众阅读

——基于网络书评的一个考察 158

日本现代文学与东亚文化场域

从“帝国文学”到“地方文学”

——论夏目漱石文学观的形成 177

“幻象”的生成

——夏目漱石的初期作品与汉文学 190

“直译文体”的汉语要素与书写的自觉

——论横光利一的新感觉文体 201

论文初出一览表 225

后记 227

“小说”：词语翻译与现代概念的形成（代序）

最初尝试用“小说”翻译英语“novel”的是来华英国牧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但“小说”一词是在日本文学改良运动中被赋予新的意义而再次传入, 才引发晚清“小说界革命”的。^①

与“小说”有对译关系的英语词汇还包括“fiction”、“romance”、“story”等。这些词汇由欧美到日本、再到中国的传播, 似乎可以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近代西学东渐线路图, 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首先, 在英语的“novel”传入日本之前, 日本已经接受汉语词“小说”及其概念的影响。尽管在日语中表示叙事散文作品的和语词汇还有“物語”、“草双紙”、“戯作”等, 但文学改良运动主将坪内逍遙在《小说神髓》中最终将这些词统合在汉语词“小説”之中。这就使得日本的现代小说概念即便经过“novel”的改造, 却依然与中国的传统小说观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单向度的传播影响研究方法是无法解释其复杂性的。其次, 中国的现代小说概念形成过程中“story”比起“novel”处于更核心的位置, 因此不能将中国的现代小说概念看成是日语“小説”的直接输入。再次,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的小说改

^① 唐宏峰在《当“小说”遭遇 novel 的时候——一种新的现代性文类的产生》(冯天瑜等编:《语义的文化变迁》, 317~341页,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中讨论了 novel 与汉语“小说”对译关系形成的过程, 但对日本“小说”现代概念的形成的把握还显得过于简单, 且忽略在晚清小说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作用的词汇是 story。

革涉及到整个传统文化系统的变革,既与“文学”、“艺术”、“历史”等一系列相邻词的语义变化相关,也与近代出版业和教育研究制度有联系。^①欧美的小说概念先传入中国却没有发生“小说界革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文化系统没有变动。

因此,本文将“小说”一词的翻译及其概念的演变置于东亚文化场域里,也同时放在现代文化系统的转变之中来考察。在文学转型期的当下,探讨“小说”的现代概念起源,不是为了追溯某种正统性,而是为了在新世纪文化系统的转变中重新定位“小说”以及重构文学概念。

一

汉语“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②小说意为肤浅、琐碎的言论。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视小说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但“或一言可采”^③。六朝时期小说开始具有“史”的意义,所记神道怪异之事并非虚构,而是作为“事实”记载,干宝《搜神记序》指明其创作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④。唐代刘知己以史学家的眼光视小说为“史氏流别,殊途并鹜”,“可自行一家,而能于正史参行”^⑤,并按史学标准把小说分为十类,由此形成小说为史学附庸的传统小说观。刘知己所指的小说是文言撰写的。另一方面,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涌现了大量白话小说,形成独立的文类。但清代官方于18世纪末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仍以史学“实录”原则衡量小说,强调小说补史、证史、参史的功能,把叙述杂事类、记录异文类和缀辑琐语类收录进小说类,而将白话小说排斥在外。以今天的小说概念观之,排斥白话小说无疑是观念守旧的表现,但从当时看,《四库全书总目》对前代小说家类进行了比较系统

① 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東京:作品社,1998。

② 曹础基:《庄子浅注》,4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③ 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29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④ 干宝:《搜神记序》,3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⑤ 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58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的整理,承认小说文体的独立性,列小说家类入子部而不入史部,梳理了古代文言笔记小说大致的发展脉络,对小说概念的发展依然做出了贡献。^①

当马礼逊在19世纪初编撰《华英字典》(1815—1823年)尝试“novel”与“小说”的对译时,无疑受到这种小说观的制约。《华英字典》是英汉·汉英的双解词典,有关“小说”和“novel”的释义如下:

小说, small talk, this is the general appellation of historical novels, works of fiction of every character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generally spoken of with contempt.^②

Novel, new, 新有的; A small tale 小说书。Hearing of a few romances and novels forthwith think that they are true. 听些野史小说便真信了。^③

马礼逊解释说,小说“通常是历史小说的总称,是汉语中所有虚构作品的名称”。在此的“所有虚构作品”当然也包括白话小说。他显然没有区分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等级差别,而是以英语的“novel”概念解释中国的小说,蕴含了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突破的可能性。但从整个释义看,他的意图并不在此,而是尽量在中国既有的文化系统内解释“小说”。因此他指出“小说”一词“通常带有轻蔑的语气”,以及特意在“talk”、“tale”前面加上“small”。这些均表明他相当准确地把握住汉语“小说”的碎言琐语之义以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卑微地位。^④

马礼逊之所以采取这种文化立场与他的传教士身份密不可分。作为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他来华的首要任务是布教,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了解接受国家的文化。他提出:“我们决不可忘记要

① 孙纪文、郭丹:《〈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版)》2007年第1期,79~84页。

② (英)马礼逊:《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二卷,7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③ (英)马礼逊:《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六卷,295页。

④ 苏精指出:“在马礼逊生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仍沿袭传统的天朝体制。他也只能在既有的现实框架中从事传教与文化交流活动。”(《华英字典》第一卷“序”,12页)《华英字典》在条目的释义上参照了《康熙字典》。

让传教士学习当地的语言,包括了解该国的文学、主张和偏见。”^①他历时13年编撰的《华英字典》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以便他们通过辞书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该字典包含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宗教、习俗等内容。

就“novel”一词的释义而言,《华英字典》没有真正突破《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也与该词在英语的文化系统中当时还没有获得稳固的位置有关联。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对现代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英语词汇进行溯源式的考察,指出某些词义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是它自身概念的演变,也与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变化密不可分,涉及到文化系统的变迁。据他考证,“novel”在18世纪初包含“tale”(故事)和“news”(新闻、消息)两种涵义,至19世纪初期,才“成为散文体小说作品的标准语汇”。另一个与“小说”有关的词汇“fiction”本来有想象的文学和纯然的虚构(有时是刻意的欺骗)两重意涵,也是直到19世纪才成为与novel(小说)的同义词。^②但更为重要的是,“novel”的上位词如“art”、“literature”等当时还处在演变之中,没有获得现代性概念。“art”原本是“七艺”,以及后来的人文学科,包括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17世纪末开始专门指以前不被认为是艺术领域的绘画、素描、雕塑与雕刻,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对“scientist”(科学家)的定义,使得“artist”(艺术家)的定义趋向专门化,才凸现出“art”是指美术(fine arts)而非人文学科(liberal arts)^③。“literature”获得现代性概念则又是和“novel”在文化系统中地位的上移密切相关。^④即是在马礼逊编撰《华英字典》的19世纪初期,“novel”刚“成为散文体小说作品的标准语汇”,但将小说看成“艺术”的文化价值观还没有形成,

① 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21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② 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81~18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③ 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7~20页。

④ 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268~274页。

“文学”的释义也还比较宽泛。这种状况其实也反映在《华英字典》的相关词汇的释义中,如“Art”释义为“trade or profession 业,学业;艺业”^①，“Literature”释义为“学文”^②，依然是传统的意思。或以中国的文化事象来释义，如“Literati(of China are called) 儒”^③。没有收录“fiction”、“romance”。因此，马礼逊虽然将“novel”译成“小说”，但在“Art”、“Literature”的语义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可能引发中国小说的变革。加之，当时中国几乎没有翻译介绍西方小说。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对此后的中英语词典编撰影响深远。斯维尔士威廉士著、卫三畏检定、1844年在澳门出版的《英华字汇》基本上延续《华英字典》的释义，将“Novel”译为“小说”，“Art”释义为“艺；百艺”，“Literaty”径直释义为“儒教”^④，而没有收录“Literature”，也没有收录“fiction”、“romance”。这一情况在罗布存德著《英华字典》中才有所改变。该词典不仅增加词条“Fiction”和“Romance”，而且和小说相关的一些词的释义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如“Art”释义为“手艺、技艺、艺业、事业、法术、技术、伎俩、工艺、艺”。这与传统的意义大致相同，但在释义的最后有这样的例句：“literary exercises 文艺”。“Literature”释义为“文，文学，文字，文章”，依然主要指传统的“词章”之义，而非现代概念的“语言艺术”之义。^⑤总体上看，这些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文化系统，“小说”依然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边缘位置。

①（英）马礼逊：《华英字典 =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六卷，30页。

②（英）马礼逊：《华英字典 =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六卷，258页。

③（英）马礼逊：《华英字典 =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六卷，258页。

④（英）斯维尔士威廉士著、（清）卫三畏检定、（日本）柳沢信大校正訓点。『英華字彙』。——松莊館，1869. 8，164。该字典由（日本）ゆまに書房 1995 年翻刻。

⑤ 罗布存德著、井上哲次郎订增。『英華字典』藤本次右卫门，1884. 684。该字典由（日本）ゆまに書房 1995 年翻刻。

二

日本的第一部和英辞典《和英语林集成》^①出版于1867年,由美国人赫本编写。与“小说”相关词汇的释义如下:

Kusazōshi, クサザウシ, 草双紙, n, story books for children, the name of a kind of light, fictitious literature, a novel. ^②

MonoK-gatari, モノガタリ, 物語, n, History, story narration. ^③

Shō-setsz, セウセツ, 小説, n, A story book, novel, fiction. ^④

日本的散文叙事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被称为“物语”,内容以历史、传说为主。进入近世之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散文叙事文学开始作为商品大量印刷,读者层从少数特权阶层扩大到一般町民。读者层的扩大和作品的商品性质,对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产生影响,在文体上采用假名俗语,且插入大量图画增加阅读兴趣,在内容上也多以同时代人为主人公。17世纪末出现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和“草双纸”等就属于这类作品。其中“草双纸”以妇女孩童为对象,是绘画书,因此赫本将其看作一种“novel”,同时认为是“儿童故事书的名字,是一种轻松、虚构的文学”,且在第二版又增加“Paper covered books; a pamphlet”的释义,应该说大致不错。^⑤但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散文叙事文学形式之一的“物语”在这里却没有被看作“novel”,而被划分为“历史、故事叙述”。

与“novel, fiction”直接形成译语关系的是“小説(セウセツ)”。

① J.C.ヘボン著『和英語林集成』于1867年初版(日本横浜梓行,上海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印刷),1872年再版(同上),1886年三版(丸善商社書店)。这三版由飛田良文、李漢雲編集『和英語林集成:初版・再版・三版対照総索引』三卷于2000~2001年出版(鎌倉:港の人)。本文引用全部据此。

② 飛田良文、李漢雲編集,『和英語林集成:初版・再版・三版対照総索引』第一卷。鎌倉:港の人,2000~2001. 643.

③ 飛田良文、李漢雲編集,『和英語林集成:初版・再版・三版対照総索引』第二卷. 87.

④ 飛田良文、李漢雲編集,『和英語林集成:初版・再版・三版対照総索引』第二卷. 418.

⑤ 没有收入词条“假名草子”和“浮世草子”,恐怕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作品在江户晚期已经消失,而“草双纸”依然受到大众的喜爱。

这样的释义固然不排除参考先期出版的几种汉英·英汉词典的可能性,但更与汉语词“小说”在日本文化系统中的特殊位置有关。18世纪中叶,日本汉学家因儒学研究需要,作为学习汉语的教材引入中国白话小说。但不曾料到,白话小说却由此在知识分子之间流行开来。18世纪后半期出现大量的翻案小说,即故事情节模仿中国白话小说,但故事地点改成日本,人物名字也换成日本人。1786年,都贺庭钟将这类翻案小说命名为“国字小说”^①。所谓“国字”即在文体上混入日语假名俗语。但值得注意的是,都贺没有把“小说”注音为汉字音读的“shyousetu”,而是训读为“yomihon”。“yomihon”的日汉字本应是“読本”。在此,“小说”的日语汉字与读音的分离,表明该词包含了中国小说传统和日本小说传统的双重涵义。近世日本散文叙事文学以内容和形式不同分别有洒落本、滑稽本、合卷、人情本等称呼,被统称“戏作”。“小说”一词虽开始主要指中国白话小说的翻案,但渐渐地指称整个“戏作”。大概由于“小说”有指称散文叙事文学的上位词的功能,所以《和英语林集成》的编者采用该词与“novel, fiction”对应翻译。

随着白话小说的传入,中国的传统小说观也对日本近世小说观产生影响,其主要表现在重视小说的补史、证史和参史之功能、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和讲究故事情节变幻的娱乐性。^②尤其是对小说社会功能的重视影响深远,也反映在本居宣长的“物语观”中。他说:“如果把物哀之义推而广之,那么是与修身齐家治国之道相通的。”^③近世晚期,读本作家曲亭马琴更是自觉地承担起劝善惩恶的社会责任,把故事情节变幻莫测的娱乐性也发挥到极致。

在日本近世,不仅是“小说”,与此相关联的汉语词“文学”也受

① 都賀庭鐘.「繁野話」「序」,『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80』.東京:岩波書店,1992.

② 中村幸彦.「読本初期の小説観」『中村幸彦著述集』第一巻.東京:中央公論社,1982. 225~247.

③ 原文是「物のあはれをしるといふことをおしひろめなば、身ををさめ、家をも國をも治むべき道にも、わたりぬべきなり」(本居宣長『源氏物語玉の小櫛』二の巻,转引自相良亨編『日本思想史入門』.東京:ペリカン社,1984. 298)。只是本居的治国策略并不是要从中国的圣贤中寻找,而是从日本人的内心中寻找。

到中国的影响。其含义主要是“学问”，尤其指称“儒学”。《和英语林集成》第一版将“Bun-gaku, ブンガク, 文学”释义为“Learning to read, pursuing literary studi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lassics”^①，可谓是对这一文学观的如实把握。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学观没有把“小说”纳入其范围之内。作为这一文学观的延伸，该辞典的第一版也就自然没有收入“艺术”、“美术”等词条。^②总体上看，《和英语林集成》与同一时期中国编撰的《英华字典》（罗布存德著）相同，虽然将“novel”、“fiction”与“小说”对译，但还是将“小说”置于文化系统的边缘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小说”处于近世日本文化系统的边缘位置，但中国白话小说的文体在日本却并不低下，出现了一种文化错位现象。白话小说文体在中国是俗语，为一般文人所不屑，被排斥在《四库全书》之外，但在日语语境中却不然。由于白话俗语的书写全是汉字，相对于日本同时代的“草子”假名俗语文学在文体上显得更为雅驯和硬朗。白话文体其实只有具备相当汉学功底的知识分子才能阅读，而并非一般大众所能理解。因此白话小说对于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意味着低俗的文体。虽然他们也知道“水浒传乃通俗之书”，但阅读汉文《水浒传》既是乐趣，也是风雅。^③在近世，翻案小说的创作便是从儒学研究家开始的，近代以后不仅小说改良主将坪内逍遥曾迷醉于曲亭马琴等人的读本，许多政治家也嗜好阅读，并以此种文体创作政治小说。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错位，才使日本能够先于中国从白话小说获取形成“小说”现代概念的文学资源。^④

① 飛田良文、李漢雲編集、『和英語林集成：初版・再版・三版対照総索引』，第一卷。鎌倉：港の人，2000～2001。91。

② 在该词典的再版中增加了“Art”的一个释义“艺术”；在三版（1886）中“Fine Art”释义为“美术”。

③ 中村幸彦，「読本の読者」，载『文学』，1958年5月，74～76。

④ 小森阳一，「近世小説から近代小説へ」（『岩波講座日本文学史第11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和山田俊治「『小説の』十九世紀」（『文学』，2009年11、12月号）都曾详细探讨日本的“小说”概念如何从近世过渡到近代的问题，但均没有涉及文体的错位问题。

三

《和英语林集成》出版的第二年,1868年日本发生明治维新,开始大量引入西洋文物制度。“小说”向文学中心位置的移动虽然最终要等到1886年坪内逍遙《小说神髓》的出版,但是在此之前传统文化系统已经发生变动,不仅涌现大量新词,也出现许多新的文化现象。以“小说”相关的词语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汉语新词“美术”的出现和汉语古词“文学”的语义变化。

“美术”是“Art”的译词,现在一般译为“艺术”。1872年西周在《美妙学说》中使用“美术”(hin art)一词,并介绍说:“在西洋现在的美术中包括绘画学、雕像术、雕刻术、工匠术,也包括诗歌、散文、音乐,在中国书法也属此类,符合美妙学原理的还有舞乐演剧。”^①“Art”原本侧重技艺,从以上介绍看西周多使用“术”,还留有传统概念的余韵。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将“美术”放在“美妙学”中论述。“美妙学”即“美学”,是近代开创的专门研究感性世界的学问,将此前分属于不同领域,且附属于其他实用目的的绘画、音乐、戏剧、诗歌和散文纳入其范围之内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西周在此引入“美妙学”这一概念,实际上引入一种新的文化分类系统,将在传统文化系统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诗歌和其他处于边缘位置的雕刻等归为一类,具有改变传统文化系统的革命性意义。

当时旅日美国学者费诺罗萨在演讲《美术真说》中进一步阐述美术的社会功能:

世界的开化是人类力量显现的结果。人类力量的显现有两种,甲为实用,乙为装饰。实用主要以人生必需器用为目的,装饰称为美术,因此美术以装饰为主脑,不以实用为目的。娱乐心目、涵养品格难道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吗?总之,两者皆是社会不可缺少的。^②

费诺罗萨将美术看做构成文明开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段话原封不动地被逍遙引用到《小说神

^① 西周,「美妙学説」,『明治文学全集 79 明治芸術・文学論集』,東京:筑摩書房,1975. 3.

^② フェノロサ,「美術真説」,『明治文学全集 79 明治芸術・文学論集』,1975. 37.